

蓝色蒙古的苍狼

[蒙古] 高陶布·阿吉木 著

姚克成 译

The Dog of Heaven

Truths and Myths of Blue Mongolia's Blue Wolf

蓝色蒙古的苍狼

〔蒙古〕 高陶布·阿吉木 著
姚克成 译

原名：《天狗——关于蓝色蒙古苍狼的考证与传说》

ТЭНГЭРИЙН НОХОЙ

Хох Монголын хох чонын тухай уэн ба д омог

该书实为蒙古人的集体作品。本人之所以不自量力地自称作者，仅是因为花费了不少的时间和精力把流传于广大群众之中的许多关于狼的传说、故事和历史合成了一本薄书。本人在此向为该书编写给予了大力帮助的学者、同仁、工人、牧民和猎民等表示由衷的感谢！

目 录

“天狗”——蒙古民族的狼图腾(代序)	姜 戎 1
1. 狼的传人——狼孩蒙古	25
2. 蒙古狼的品种多	42
3. 公狼求偶靠拼搏	55
4. 最护幼崽的是狼	61
5. 卓越的猎手是狼	69
6. 聪明忠诚的是狼	84
7. 勇猛顽强的是狼	94
8. 忠于命运的是狼	99
9. 助人为乐的是狼	104
10. 狼的对手是蒙古牲畜	111
11. 最恨狼的是人	114
12. 最会杀狼的是蒙古人	122
13. 敬狼如宾的是蒙古人	143
14. 狼不作孽践踏花朵	166
15. 附小说:老狼的呼唤..... D. 纳木达格(Д. Намдаг)	175
16. 译者的话	211
17. 附图	213

独具蒙古特色的《天狗》

中国加入 WTO 以后,也就进入了全社会公认的与狼共舞、
群狼逐鹿的全球化竞争时代,如果国人不具备自由独立、顽强

“天狗”——蒙古民族的狼图腾（代序）

姜戎

狼是蒙古人崇拜的兽祖和图腾，“天狗”则是蒙古人对狼的尊称，因此，“天狗”实际上就是蒙古人的狼图腾。

《天狗》（本书原名译为《天狗》，中文版为尊重中国读者的文化习惯，译为《蓝色蒙古的苍狼》——编者注）一书的作者，是蒙古国著名作家和学者高陶布·阿吉木先生，别名“苍狼”，现任蒙古国国家中央图书馆馆长。《天狗》是阿吉木先生的心血之作；是一部正宗权威、百科全书式的蒙古狼文化经典之作。该书收录了阿吉木先生多年来研究蒙古狼、狼图腾崇拜、蒙古人与狼的关系的学术论文、杂文共14篇，在蒙古国以《天狗》题名结集成书，雄辩有力地论证了“狼是蒙古人的图腾”这一命题，为蒙古狼图腾文化奠定了坚固的基石。

虽然《天狗》一书不是小说，但实际上却胜似小说，书中收录了百多个闻所未闻的有关狼的真实故事、民间传说和神话，伴有大量精彩生动的细节，并附录几十幅有关狼崇拜的古代岩画、壁画、石碑、石雕等。

我真切希望读过《狼图腾》的千千万万中国读者——无论对其褒贬、赞斥——都能来读一读这部由蒙古国老作家写的极具蒙古特色的《天狗》。

中国加入WTO以后，也就进入了全社会公认的与狼共舞、群狼逐鹿的全球化竞争时代，如果国人不具备自由独立、顽强

竞争的狼精神，就有可能沦落到以羊喂狼的廉价羊肉供应者的境地。更何况，中国人属蒙古人种，目前，世界上数量最众的蒙古族人就生活在中国。从深层次看，如果国人对蒙古精神图腾茫然无知或盲目排斥打压，那就有悖并有损于我们血液中的蒙古基因。而像海尔、华为集团等一大批远古基因已被唤醒、具有狼精神的企业和团队，却能在剧烈的国际竞争中争夺到广阔的市场和生存发展空间。

精神图腾，关乎民族的性格与命运。

《天狗》中译本得以在中国出版，有其必然和偶然的因素。

在我长期研究和撰写《狼图腾》的过程中，绝没想到蒙古国作家阿吉木先生《天狗》一书的写作也正在进行之中。《天狗》经过多年的酝酿和写作，于2000年7月完成。当《狼图腾》于2004年出版以后，《天狗》的蒙古文版和英文版也在2008年出版。随即，2010年《狼图腾》在蒙古国翻译出版并广受好评。如今《天狗》也在中国翻译出版了，相信也会受到中国读者的欢迎。两书的出版已成为蒙中两国文化交流互动中的一件幸事，将增进蒙中两国兄弟般的传统友谊，并增强地区稳定和世界和平发展。

值得回味和深思的是，蒙中两国的蒙汉两位六旬作家，竟然几乎同步地写出了同内容、同精神、同图腾的狼书，确实令人感到有些“机缘巧合”。但我认为这是苏东阵营解体、蒙中两国原有僵化体制也随之解冻或部分解冻以后，一种被长久打入冷宫的自由强悍的古老东方精神，终于得到可同时破土的大气候，以回应伟大变革时代的呼唤。因此，改革开放的时代背景“必然”，也就让许多小概率的“偶然”得以相遇。

《天狗》一书，是我在2009年夏陪同法国著名导演让·雅克·阿诺，为拍摄电影《狼图腾》到蒙古国采景和文化考察时无意间遇到的。当时我和阿诺如获至宝。我们都认为《天狗》与《狼图腾》是姐妹篇，《天狗》支持了《狼图腾》的故事、理念和价值观。该书也有力地增强了阿诺对拍摄这部影片的信心，大大地打消了他对《狼图腾》真实性的疑虑。

因为《狼图腾》毕竟是我这个中国汉人写的小说，对于这部书能否真实反映蒙古民族的图腾，吃透草原民族的核心精神，阿诺显然抱有一些疑虑。阿诺的《兵临城下》《情人》《熊的故事》等电影作品享誉全球，他是一个对小说故事的真实性极为看重的世界级大导演。因此，我感到阿诺对《狼图腾》的真实性似乎要求更高，而他的疑虑在某种程度上，也是由这部书引发的持久广泛的争议引起。

由于具有神性崇拜的狼图腾，与中国几千年来传统文化中的狼这一恶魔形象反差太大，对中国人传统狼文化的善恶观和价值观造成了颠覆性的冲击，于是《狼图腾》在长期热销和广受赞扬的同时，也遭到了汹涌如潮的批判和打压，后来又遭到部分内蒙知青和学者对《狼图腾》真实性的质疑和围剿。他们以有过草原插队和生活的经历自居，认为这部狼书是极其恶劣的文化造假。蒙古人恨狼、打狼、杀狼，根本就没有什么“狼图腾”，更不可能崇拜“狼图腾”。一时间《狼图腾》几乎成为文化造假的疑案。但是《狼图腾》依然以文学的感染力和故事的真实性而获得更多读者的喜爱。由于《狼图腾》被翻译成几十种外国文字全球发行，这场国内的大争论很快波及海外，我能明显感到阿诺也受到了这种争议的影响。

阿诺原本很喜欢《狼图腾》，他对我说，他阅读法文版《狼图腾》还不到一半，就兴奋得决定放下手头三四部好莱坞片约，而先拍《狼图腾》。但我知道他最关心的问题之一，就

是该书的真实性，如果拍出一部“假图腾”，可能会开一个不小的国际玩笑，甚至还会引起一些民族和国家的抗议。

2009年夏，阿诺来到中国以后，推迟了举办《狼图腾》电影启动的新闻发布会。他说他必须先要到内蒙古和蒙古国草原亲自考察以后，再决定是否召开新闻发布会。

阿诺到达我当年插队的牧场后，他首先采访了一位当年的牧业大队队长，现年七十多岁的老牧民，采访的第一个问题就是“姜戎那时养没养过狼？”当他听到老队长讲姜戎养小狼的事全场牧民都知道，都可以作证，他很高兴。他又问另一位曾任嘎查长（村长）的老牧民：“蒙古人是不是崇拜狼图腾？”这位老村长说：“我们蒙古人是崇拜狼的，但是不直接称呼狼，而把狼叫做‘天狗’、‘成吉思汗的狗’、‘亲戚’。我们这儿的蒙古族人没有‘图腾’这个词，但是‘天狗’与姜戎讲的图腾是一个意思。我看过《狼图腾》（内蒙古自治区出版的蒙古文版），他写得很真实，那都是我们当年经历的事情。”阿诺听后感到很满意。他的摄影师实录了采访全程。

在这次采访中，也是我第一次亲耳听到从蒙古老牧民口中说出来的“天狗”一词。狼是天上的狗，那不是神灵又是什么？我兴奋异常。但在当时我绝没想到在蒙古国还有一部正宗权威的《天狗》专著正等待着我们。到了蒙古国，我们刚一下飞机，来接我们的蒙古女诗人兼翻译导游的特古斯女士，就对我和阿诺说，我们蒙古国国家中央图书馆馆长阿吉木先生想见你们。她解释道，最近，蒙古国有一位资深的德语翻译，将德文版《狼图腾》的主要内容翻成蒙文并在国内一家最有影响的刊物《时政》上连载，广受好评，阿吉木先生也读了，他很喜欢。听说姜戎和法国导演阿诺来蒙古国考察，就希望见我们，特古斯还特意说阿吉木还是一位著名作家，曾写过一部狼书呢。

我和阿诺大喜过望，立即前往国家图书馆与阿吉木见面。在馆长办公室，具有儒雅长者风度的阿吉木先生一见我们就立即送给我两本书：一本是蒙古文版，一本是英文版，还送给阿诺一本英文版。我不懂蒙古国新蒙文，但能认得英文版封面的英文：The Dog of Heaven，我顿感热血冲头，不禁轻叫起来：“天狗”！通晓英文的阿诺也很兴奋。当阿吉木大略介绍了书的内容以后，我连忙拜阿吉木先生为师，称他为我的狼老师，他也很高兴。后来我从《天狗》一书中得知阿吉木的绰号就是“苍狼”。能亲手得到苍狼老师赠送的《天狗》是我人生中的一大幸事。我又问阿吉木先生是否愿意授权这部书翻译成中文在中国出版，阿吉木先生欣然允诺。

阿诺在蒙古国草原考察间隙中，一直在读《天狗》，对书的内容赞不绝口，并从根本上否定了那种认为《狼图腾》是文化造假的谬论。这部堪称蒙古国的《狼图腾》的书，对阿诺最后决定正式接拍《狼图腾》起到了极有分量的作用。阿诺一回到北京就立即同意召开了新闻发布会，正式宣布电影《狼图腾》启动。因而，我对苍狼老师阿吉木先生怀有深深的感激之情。

次年，我陪同阿吉木先生到长江文艺出版集团签定了《天狗》的出版合同。长江文艺又聘请北京大学姚克成先生担任翻译，但由于姚先生工作繁忙，而且《天狗》用典、用诗、用谚奇多，翻译艰难，所以直到2011年11月中旬才终于完成译稿。

苦盼两年，而今我终于得以仰望《天狗》的真身全貌。我快读、细读、精读了多遍，一股强大的带有古老草原气息的蒙古狼图腾精神，如醍醐灌顶，让我的想象升腾云端，与蒙古狼图腾真正相会。我那可爱、聪慧、调皮的小狼兴奋地吻我、舔我、扑我、咬我，并将我引见给蒙古狼宗狼祖和各路狼神。

拜读《天狗》后，我感到再也不会陷于长期的孤独状态。一头中国孤狼、老狼，在传统上视狼为恶魔的国度里多年孤狼奋战，艰难地打开一片天地之后，终于获得蒙古狼王狼队的强有力支援。《天狗》将为《狼图腾》提供充足的狼文化弹药，也必将为爱狼敬狼的中国新型人类和企业，提供自由顽强竞争的精神武器。

《天狗》一书篇幅并不大，然而文字之精练，如同世界名著《蒙古秘史》。其内容广博丰厚，全书中几乎一个自然段就是一段史料、一个狼传说、一个狼故事。而其中还充满了有关狼的民俗、民谚、熟语和细节。铁证般的实例实据密集得犹如“浓缩铀”，含有震撼灵魂的文化爆炸当量。

由于几千年来，中国传统文化尊华贬夷、轻视和压制游牧文化，以至于国人对蒙古文化知之甚少。所以，为了使中国读者能顺畅阅读、理解并认识《天狗》的文化精神价值，我必须在此做一些必要的说明和注释，浓浆稀释，以飨读者。

在我看来，《天狗》一书的最重要的价值，在于阿吉木先生令人信服地论证了“狼是蒙古民族的图腾”。下面我介绍和说明阿吉木先生的论据和论证。

1. 阿吉木从蒙古人的族源上来考证蒙古人的图腾。他指出，蒙古人认为匈奴人是蒙古人的祖先，后来的突厥民族又部分地继承和融合了匈奴人的民族血统，因此突厥人也是蒙古人的族源之一。由于匈奴族和突厥族都以狼为图腾，所以蒙古人也继承了这一图腾。

2. 阿吉木引证了蒙古国 H·宁布编著的《民俗大辞典》一段资料：“沿着后杭爱省扎尔嘎朗特县的阿萨特河游牧的喀

尔喀人也自称为孛儿帖赤那人。”(p36)这里有两个关键词必须加以解释：一是所谓“喀尔喀人”，就是蒙古国主要的蒙古族。喀尔喀人是中国清代漠北蒙古族的名称，喀尔喀人以分布于喀尔喀河流域而得名，后来喀尔喀人辖地扩大至整个漠北地区，即现在的整个蒙古国地区。百度百科“蒙古国”词条中就明确指出，蒙古国主体民族就是喀尔喀蒙古族。因此，喀尔喀人几乎可以等同于蒙古国人；二是所谓“孛儿帖赤那”，此词出自于《蒙古秘史》开篇首句：“成吉思合罕之根源。奉天命而生之孛儿帖赤那……”，“孛儿帖赤那”蒙古文之意就是大名鼎鼎的“苍狼”，为中外蒙古学者所公认。那么“……游牧的喀尔喀人也自称为孛儿帖赤那人”。换言之就是：“游牧的蒙古人也自称为苍狼人。”

3. 阿吉木指出：“车臣人是蒙古人的后裔”，“车臣人把狼画到自己的国旗上。”(p29)需要说明的是，这里所说的车臣人是蒙古族的车臣人，而不是高加索的车臣人，这两个“车臣”同名却不同族。清朝时期的喀尔喀蒙古人，又分为三部分。三部分有三个封建主，分别是土谢图汗、札萨克图汗和车臣汗。车臣汗在喀尔喀的东部，地处克鲁伦河一带，即成吉思汗的诞生和兴起之地，车臣蒙古人是蒙古国蒙族三部分的主要核心成员之一。因此，“车臣人把狼画到自己的国旗上”，表明成吉思汗故乡的蒙古人与信奉狼图腾的突厥人相同，都把狼画到自己汗国的国旗上。

4. 阿吉木还引证了蒙古作家鲁·额尔敦其其格所著的《蒙古可汗宫帐的歌剧或称道拉》一文中的蒙古古代汗国国歌中的歌词。阿吉木写道：“……心中不由得想起那首《圣主成吉思的国家》歌曲中的两句歌词——‘您见过苍狼如何登上陡似刀劈的峭壁了吗？只有那里才刻写着结盟兄弟的肺腑之言啊！’事实上，就好像蒙古人古代在旗帜上绘有狼的图案一

样，只有在国歌中才会提到狼。”（p35）这证明在古代蒙古汗国国旗上确实绘有狼的图案，而且在汗国国歌中也有狼的显赫位置。

5. 阿吉木继续引证道：布里亚特的蒙古学者 TS·策登丹巴耶夫曾经把“布里亚特”一词与突厥语“孛日”（狼）联系在一起解释，策登丹巴耶夫说：“我们‘布里亚特’一词由来在某一方面也与突厥语‘孛日’有关，这个词应该来源于全蒙古时期，因为我们都把狼作为图腾崇拜，首先是在蒙古人中有这样的依据。”（p29）

布里亚特是蒙古族的重要分支，现生活在蒙古国北部的俄罗斯布里亚特共和国内。由于“布里亚特”一词的本意与狼有关，所以布里亚特人与全蒙古时期的蒙古人“都把狼作为图腾崇拜”。

6. 阿吉木说：“蒙古人中曾经有过自认为起源于狼的氏族，比如，赤那思氏——一个非常古老的氏族。”（p36）需要解释的是，据中国的权威蒙古学学者韩儒林考证，“赤那”古代蒙语意为狼，“赤那思”是狼的复数，因此“赤那思”意为“狼之集团”。把自己的蒙古氏族命名为“狼之集团”，缘于自认为起源于狼。狼是该古老蒙古氏族的兽祖和图腾。

7. 阿吉木写道：“蒙古大学者 B·仁钦曾经提到‘鞑靼青旗上也有狼形图案’。所以说，我们的鞑靼先民曾经崇拜过狼。”（p30）

鞑靼是中国古代北方许多民族的泛称，在明代，漠南漠北的蒙古人也称为鞑靼，鞑靼蒙古人的青旗上镶有狼形图案，与车臣蒙古人和古代蒙古汗国时期的蒙古人汗旗上镶狼的原因相同。因此，阿吉木坚定地指出：“无论如何，古代的蒙古先民崇拜过狼。这是不争的事实。”（p29）

8. 阿吉木还用蒙古国传统习俗“算狼卦”来证明蒙古人

的狼图腾崇拜。阿吉木说：在蒙古“有一种独特的习俗是算狼卦”，据《喀尔喀民族志》记载：“占卜者先用双手捧着五枚或者九枚铜钱使劲摇动，再摊开手掌把这些铜钱在一个手掌上依次摆成一圈，然后给这些铜钱分别取名为日、月、山、乌鸦、狼和狮子等等。这种按照不同名称和特定顺序摆放的铜钱叫做‘卦脚’。这些铜钱代表的东西各用黑白二色加以区分，其中白色代表一切顺心如意，黑色的寓意和白色相反。但是，无论卦脚中的狼是哪种颜色的，都表示吉利。尤其是出现了白狼，更表示万事如意，好事成双。毫无疑问，这是蒙古人自古以来就崇尚狼并把狼作为本民族图腾的遗迹之一。”（p156）

阿吉木以上述确凿的证据，证实了“狼是蒙古人的图腾”。

三

阿吉木先生对“狼是蒙古人的兽祖和图腾”这一论断的学术贡献，还在于考证出在《蒙古秘史》中，那只参与使蒙古圣母阿阑豁阿感光受孕的著名的“黄狗”，就是“天狗”，也就是狼。阿吉木的这一论证是《天狗》一书的精华所在。

在蒙古的历史和传说中，阿阑豁阿占据了“蒙古圣母”的崇高地位。她的第八代孙合不勒是蒙古的第一位大汗，她的第十二代孙就是蒙古大帝国的缔造者成吉思汗。因此，蒙古人一致认为阿阑豁阿缔造了蒙古黄金家族和孛儿只斤系，而正是这个家族这个系，产生了许多闻名世界的蒙古大汗，如成吉思汗、元太宗窝阔台大汗、“上帝之鞭”蒙哥大汗以及忽必烈大汗等等。从这个意义上讲，蒙古圣母阿阑豁阿缔造了伟大的蒙古。

阿阑豁阿的故事和传说也具有世界性的影响，例如，她让五个儿子每人单折一支箭，箭被轻易折断；再让每人试折捆绑在一起的五支箭，五支箭难以折断。这个折箭教子团结的故事

早已闻名世界。她的另一个故事和传说则更具有深刻意义和影响。据《蒙古秘史》记载，阿阑豁阿嫁给了朵奔篾儿干，即成吉思汗的第十二世祖，生下两个儿子不古纳台和别勒古纳台。后来，朵奔篾儿干去世，而神奇的是阿阑豁阿在丈夫死后又生下三个儿子。于是她的长子和次子感到大惑不解，并私下议论说，咱们的母亲在没有丈夫和房亲兄弟的情况下又生了三个孩子。咱们家只有一个来自马阿里黑伯牙兀歹的奴仆，难道这三个孩子是与他所生吗？

不久，聪慧的阿阑豁阿猜测到这两个儿子的议论，于是将五个儿子叫到面前，在用五箭教子以后，便对长子和次子解释在没有丈夫的情况下又生下三子的缘由。她说，你们有所不知，那段时间，每夜都有一个黄白色的“人”，从天窗和门额上间隙飞降入屋，并抚摸我的腹部，将其光芒浸透进我腹，待到天亮时，才如黄犬一般伏行而出。你们怎能造次议论呢？以情察之，（我生的这三个孩子）一定是上天之子。你们怎能把他们与凡人相比呢？当将来他们成为天下之主时，民众才会明白啊。

后来，阿阑豁阿的三个小儿子的后代，发展成古代蒙古部落，即尼伦蒙古，其幼子孛端察儿的后代发展出黄金家族孛儿只斤系，以后成吉思汗等著名蒙古大汗盖出此系。

《蒙古秘史》中所记载的阿阑豁阿的故事和传说，其最为神秘、与蒙古皇族关系最为重大的事情，就是使阿阑豁阿感光受孕的到底是何神圣。是光？是神？是黄狗？还是其他神兽？几百年来，众说纷纭。但是，有两点可以确定：一、从天降入阿阑豁阿寝室内的是一个可以变形的天神，来时是发着黄光的人形神；走时是神兽黄狗。二、由于在那些年，天神“每夜”都来，因而，黄光天神，周而复始地由“黄神”变为“黄狗”，又由“黄狗”变成“黄神”，直至阿阑豁阿生下最小的

儿子。因此，在这个著名的传说中，“黄神”、“黄光”、“黄狗”，三位一体，都参与了阿阑豁阿感光受孕的过程。

那么“黄狗”是什么神兽？对于这个关键问题，阿吉木展开了全面的考证。他引用了蒙古著名典籍《成吉思的家谱》中的一段话：“阿阑豁阿的丈夫朵奔蔑儿干临终前曾对阿阑豁阿说道：‘我将化作一道黄光进入宫帐，然后变成一只狼出去。’阿阑豁阿不相信丈夫的这句遗言，听罢马上在宫帐门口加派了岗哨，果真看到一道黄光从天而降，之后看到一只狼跑了出去。”（p32）

阿吉木接着写道：“托尔卡普图书馆保存着一个用卷轴卷着的家谱，上面画着阿阑豁阿与一只‘黄狗’在一起，然而，那只黄狗毫无疑问地就是一只狼（详见附图4）。把上面的两个例子进行比较以后可以得出一个结论：《蒙古秘史》中提到的那只黄狗应该是狼。”（p32）

我在2009年与阿诺去蒙古国采访时，曾专门请教过阿吉木这幅画的内容。阿吉木翻出《天狗》一书中那幅图片，图上画的正是“黄狗”离开阿阑豁阿的寝室的情形。阿吉木指着“黄狗”说，这不是狗，而是狼。我们仔细察看，确实觉得那是狼，因为蒙古狗尾一般是卷起来的，而图上的动物的尾巴是典型的直拖型标准的大狼尾。

阿吉木为了进一步确认“黄狗”就是狼，通晓蒙古传说和习俗的他还举一例：“我还想再讲一个传说，用来说明蒙古人崇拜狼、忌讳把狼叫做‘狼’，而称之为‘黄狗’。后杭爱省的大塔米尔县境内有一溶洞名叫‘黄狗的地狱’。这个名称来源于一个传说。”这个传说故事是说有一个财主，派人将七条咬死群羊的狼擒获，并把它们关入深深的溶洞里。“那七只狼饿得互相残杀，只剩了一只大狼。最后，那只大狼也被活活饿死了。从那以后，人们就把那个溶洞叫做‘黄狗的地狱’。因此

可以说,《蒙古秘史》中提到的那只黄狗就是狼。”(p32-33)

我非常认同阿吉木的这一考证。我想起2009年与阿诺路呼过呼伦贝尔草原时,采访了一个当地牧民,这个给我们当导游的牧民说:“我们这儿的蒙古族人也不直接称呼狼,而管狼叫‘大嘴’、‘大口’、‘黄狗’。”可见蒙古族人将狼称为“黄狗”是较为普遍的事情。这一采访也被摄录在案。有质疑者可到呼伦贝尔草原寻问。

更让人信服阿吉木有关“黄狗”就是狼的结论的,是他将“黄狗”与“天狗”相联系的论证。阿吉木明确地指出:“《蒙古秘史》中提到的那只黄狗就是狼。蒙古人把狼称做天狗也可以说是由此派生而来的……说明狼是天降黄光变化而成的。”(p32-33)

读到此处,我豁然开朗。以前我也不知道为什么蒙古人把狼尊称为“天狗”。我尊敬的阿吉木老师,给了令我叹服的答案:狼之所以被蒙古人尊为天狗,原来是从“黄狗”让蒙古圣母感光受孕的传说派生而来的。“黄狗”既然是从天而降的狗,那么自然就是“天狗”了。而“黄狗”又是蒙古人对狼的另一称谓,那么“那只黄狗就是狼”“狼是天降黄光变化而成的”,这个结论可以铁板钉钉。

需要稍加解释的是,自从《蒙古秘史》的开篇就认定“苍色狼”与“白色鹿”是蒙古人的始祖,“苍色狼”便成为蒙古人的兽祖和图腾。因此,为了尊重先祖,狼便成为蒙古人忌讳直呼其名的神灵。后来一般就用狗来代称了,比如“黄狗”、“成吉思汗的狗”等等。然而,使用普通狗的称谓,就缺乏神性和神圣的高贵品质,而当《秘史》中有了从天而降的“黄狗”的传说记载之后,蒙古人便从中派生出一个神圣狼祖的替代称谓了,这就是“天狗”之由来。“天狗”这一称谓,既可区别于不高贵的家畜狗,又可避兽祖狼的名讳,还可

具有与图腾相称的崇高神性，因此，“天狗”便成为狼的最佳替代称谓。

阿吉木对“天狗”这一尊称缘由的成功考证，破解了《蒙古秘史》中的核心秘密，有力地护卫了“狼是蒙古人的图腾”这一狼文化的核心。阿吉木之所以将这部经典专著定名为“天狗”，其重要原因就在于此。

这一学术成果也可使长期以来困扰中国蒙古学学界的几个重大争议问题得以迎刃而解。

第一，长期以来，一些蒙古学学者认为“苍色狼”和“白色鹿”，并不是狼和鹿，而是人名，是两个名叫“苍狼”和“白鹿”的男女。例如，著名的蒙古学者道润梯步在其《新译简注〈蒙古秘史〉》中写道：“明译为‘天生一个苍色狼，与一个惨白色的鹿相配了’云。这当然是正常人不会理解的说辞，无论狼与鹿不能相配，即使配了也不会生出人来……其实这不过是传说中的两个人名罢了。”（引自《新译简注〈蒙古秘史〉》1979年版，第4页）道润梯步的这一观点在蒙古学学界影响较大。比如现代汉语版《蒙古秘史》的两位蒙古族作者也持这一观点，他们在其著作的卷首语中说：“‘孛儿帖赤那’与‘豁埃马阑勒’二词的汉译对应词虽然为苍色狼和白色鹿，但是把它当作人名（本来就是人名）来理解的话，关于‘苍狼白鹿’的蒙古人之起源传说，也就不再成为传说了。”

我认为，上述那种用现代观念来解读蒙古传说的方法是根本错误的，在逻辑上也是讲不通的。

“苍狼白鹿”相配产子生人的故事是个传说，是个“蒙古人之起源传说”。《蒙古秘史》的作者仅仅是在《秘史》中记载了这个蒙古传说，而不是这个传说的真正作者。传说的真正作者是远古时期的蒙古先民。那么，既然在远古，受认知能力